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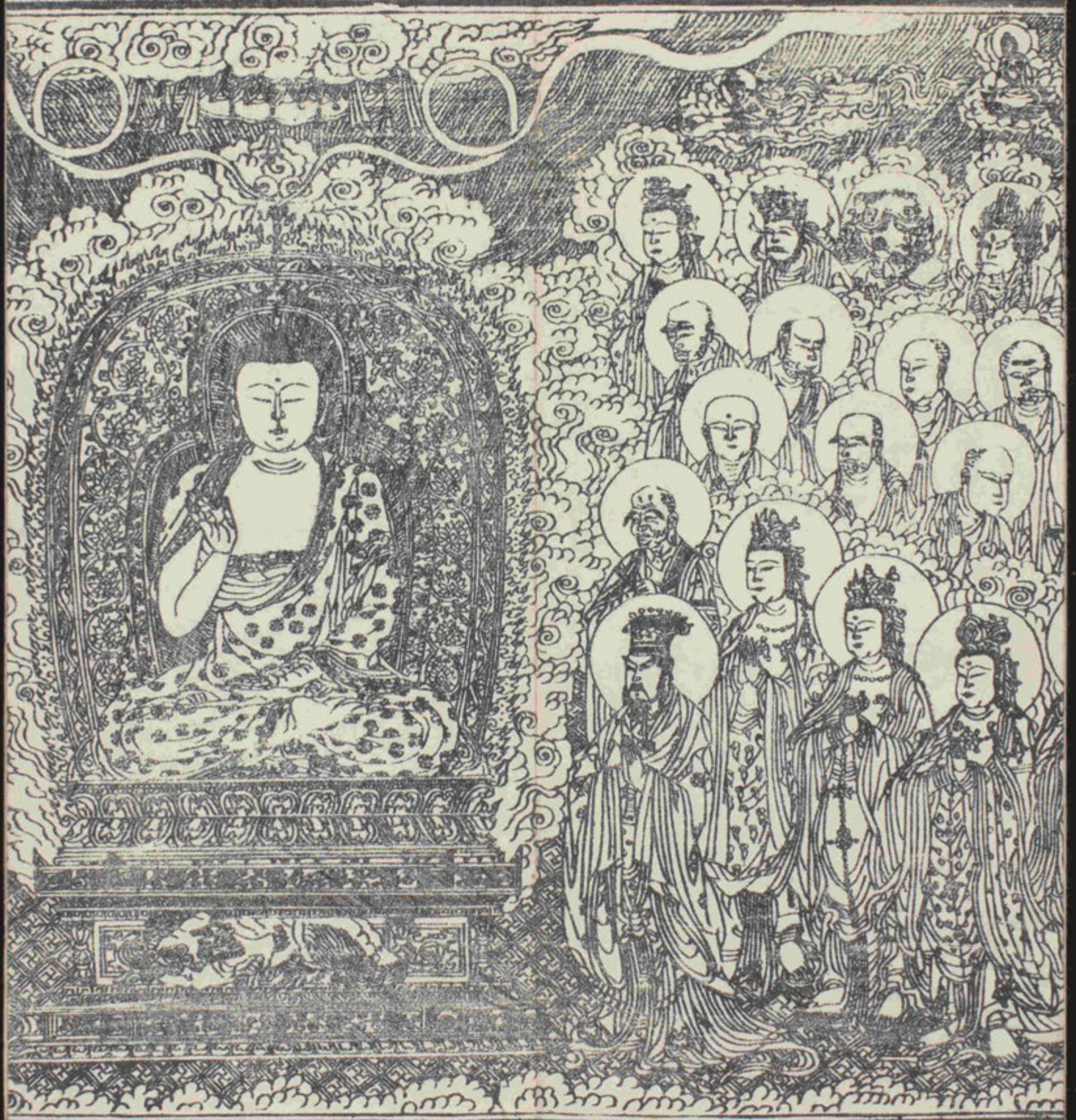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普際光明
大正統五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善
一統熙皞
既往未睭
年十一月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俱登正覺
十一月

像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詠一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第三分第五衣法之二

爾時舍夷國猶遵舊典不與一切異姓婚姻波斯匿王貪其氏族自恃兵強遣使告言若

詠一

不與我婚當滅汝國諸釋共議當設何方免彼免虐而不違我國之舊典僉曰正當簡一好婢有姿色者極世莊嚴號曰釋種而以與之如議即與波斯匿王僑禮娉迎後生一男顏貌殊絕勅諸相師依相立字諸相師言王

本以威而得其母依義應當字曰瑠璃至年
八歲王欲教學作是念諸藝之中射爲最勝
閻浮提界唯有釋種佛爲菩薩時射一由旬
又一拘樓舍釋摩南射一由旬最下手者不
減一拘樓舍當令吾子就外氏學即勅大臣
子弟侍從太子就釋摩南請受射法爾時諸
釋新造大堂共作重要先供養佛及諸弟子
然後我等乃處其中瑠璃太子與其眷屬輒
入遊戲諸釋見之瞋忿罵言下賤婢子我不
以汝爲良福田云何世尊未入中坐而敢在

先瑠璃太子即大忿恨勅一人言汝憶在心
我爲王時便以白我即便出去諸釋於後掘
去堂土更爲新地然後請佛及僧於中設食
演說妙法瑠璃太子知射法已還舍衛城少
年之中便紹王位先共學人皆居要職昔受
教臣便白王言王憶某時諸釋罵不王言我
憶臣復白言今不報之復欲何待王聞其語
即嚴四種兵往伐諸釋世尊聞之即於路側
坐無蔭舍夷樹下王遙見佛下車步進頭面
禮足白佛言世尊好樹甚多何故乃坐此無

蔭樹下世尊答親族蔭樂王知佛意愍念諸
釋即迴軍還如是再返彼臣又復如前白王
王便嚴駕往伐諸釋佛知諸釋宿對叵避便
止不出諸釋聞瑠璃王來伐其國亦嚴四兵
出相御遙去一由旬以箭射之或從身穿中

誄一

二

過或斷其髮鏹髮令盡鬚眉無餘及諸戰具
一時斷壞而不傷肉瑠璃王問左右言諸釋
去此近遠答言去此一由旬王大怖言軍鋒
未交已尚如此若當相接吾軍敗矣不如返
國蓋今為辜時彼一臣白言釋種皆持五戒

寧失身命終不害物王但進軍勿憂喪敗王
即從之勅軍進前釋種還城閉門自守瑠璃
王遣使語言若即開門當有免者若吾攻得
不放一人時目連聞瑠璃王欲攻舍夷白佛
言願佛聽我化作鐵籠籠彼大城佛告目連
汝雖有神力何能改此定報因緣佛以此義
即說偈言

夫業若黑白 終不有腐敗 雖久要當至
還在現前受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是處 得免宿命殃 報應之所牽

無近遠幽深 自然趣其中 隨處無不定

爾時諸釋見彼軍盛或言開門身全或言以死固守紛紛不定便共行籌以少從衆時魔波旬在開門衆中七反取籌開門籌多即便開之瑠璃王得城已宣令三軍一切釋種皆

詠一

三

悉殺之若非釋種慎勿有害三億釋聞皆捉蘆出言我是提蘆釋守門者信放令得去於是釋摩南到瑠璃王所瑠璃王以為外家公白言阿公欲求何願答言願莫復殺我諸親王言此不可得更求餘願又言願從我没水

至出於其中間聽諸釋出凡得出者不復殺
之瑠璃王作是念水底須臾何爲不可即便
許之釋摩南便解頭沫沒以髮繫水中樹根
遂不復出王怪其久使人入水看之見其已
死髮繫樹根以此白王王便歎言乃能爲親
不惜身命即宣令三軍若復有殺釋種者軍
法罪之時諸比丘聞瑠璃王誅殺舍夷國人
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瑠璃王愚癡却後七
日當受害學人罪其眷屬大小亦俱併命瑠
璃王聞佛此教心念佛無空言餘苦尚可唯

畏火燒即與眷屬乘船入阿夷河七日期至
水忽暴漲於是覆沒一時死盡諸釋破滅之
餘被剥赤肉到諸比丘所語言我是釋種世
尊親族願乞少衣諸比丘不敢與作是念佛
未聽我等與諸釋衣以是白佛佛言聽與復
有五戒優婆塞被剥來至諸比丘所借衣諸
比丘不敢借語言佛未聽我等借優婆塞衣
以是白佛佛言聽借若還應取若不還則與
時跋難陀為安居施故二處結安居諸比丘
以是白佛佛言二處皆應各與半分時諸比

比丘在路行不收攝衣曳地行裂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應作囊盛諸比丘作
囊太長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極長使前至
齋後至腰諸比丘以貴價物作衣囊以是白
佛佛言不應爾應用麤物作有諸比丘在路
行趣倩人擔衣亦趣爲人擔或自失衣或失
他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若倩人擔衣應
先出示若爲人擔衣應出看之諸比丘盛衣
囊中縫合其口欲取艱難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爾應作帶繫若非常須亦聽縫之諸比丘

與飲婆羅劫貝衣各著一處生蟲齧壞以是
白佛佛言應以劫貝間欽婆羅然後用屈尸
羅香那毗羅香青木香如是諸香辟蟲者著
中諸比丘後取衣不復識以是白佛佛言應
題名作幟若比丘舉衣經十二年不還取者

集僧平價作四方僧用彼比丘後還以四方
僧物償若不受者善時阿難得施衣不須爲
舍利弗受即使一比丘持衣與之彼比丘作
是念舍利弗幸多供養而我無衣我無衣作
同意取即便著之後生疑以是白佛佛言彼

雖爲受而未是已捨若於所與比丘作同意
取受持非善取受持若於所受比丘作同意
取受持是善取受持阿難復得腰繩不須爲
阿那律受亦使一比丘持徃語言此繩已屬
阿那律彼比丘亦如上念取後生疑以是白

誄一

五

佛佛言彼言已屬阿那律是爲已捨若於所
與比丘作同意取受持是善取受持若於能
使比丘作同意取受持非善取受持時諸比
丘不著襯身衣披僧被汙泥不淨爲鼠嚙壞
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時六群

比丘作襯身衣大小如僧祇支或如泥洹僧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應三種作上者從覆頭下至踝舒覆左手掩令等没中者從覆頭下至半脛舒覆左臂掩等至腕下者從覆頭下至膝舒覆左臂掩等半肘諸比丘不以襯身衣通覆右肩而通披僧被汙泥不淨爲鼠所嚙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有諸比丘受經時問訊和尚阿闍黎時披僧被偏袒垂地或夜起行不能收攝亦委於地泥土汙之以是白佛佛言受經時問訊應偏袒舉使離地夜

起時應收攝通披勿令汗泥諸比丘著僧披
裂不補治以是白佛佛言應補治佛言若冬
四月夏三月用者應治有諸比丘於阿練若
處住去時不舉僧卧具致使爛壞以是白佛
佛言應寄聚落中若無寄處應還作房主若
有疑畏聚落人民皆悉移去亦應運持至安
隱處諸比丘不隨後視卧具致有零落以是
白佛佛言應隨後者既到安隱處彼諸比丘
不與房住亦不與房安諸衣物以是白佛佛
言皆應與之若先處不復立應即在處用之

若後還立應持餘者還若已盡無餘彼處比
丘應少多分與有諸比丘以此房卧具於彼
房用諸房主譏訶言云何以我房物於餘房
用此則不與取也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有
諸客比丘欲問訊師及受經著住房卧具至

詠一

六

彼房房主比丘不聽以是白佛佛言應先語
本房比丘若聽者善若不聽亦著持去若於
彼遠行應送還本房有諸比丘著僧衣入溫
室及作食處入僧中食及左右便利烟熏汗
泥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有諸病比丘須著

至諸處不敢以是白佛佛言病聽著至餘處
但愛護之唯不得著大小便利時六群比丘
著上下衣持廣五指衣片當三衣而入聚落
諸比丘見問言世尊不制不著三衣不得入
聚落耶六群即以衣片示言此是我三衣諸
長老比丘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
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不應爾犯者突
吉羅從今聽作上中下三衣如襯身衣量有
一住處僧得可分衣一比丘持至戒壇上獨

取受持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
現在僧應分有一上座比丘與諸比丘遊行
人間其中有客有舊得可分衣少不足分以
是白佛佛言舊比丘應語客比丘言長老此
衣少不可分客比丘若言并持相與應取若
言乃至一縷亦不相與便應共分客比丘語
舊比丘亦如有比丘取覆冢衣冢主失衣
借問誰取我覆冢衣有人答言諸比丘取便
瞋訶言諸比丘偷我先人衣諸長老比丘聞
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若聚落移去於後有

去聽作糞掃衣意取有諸比丘取神廟中旛
蓋亦如有諸比丘往鬪戰處取死人衣軍
人譏訶言此諸比丘欲令我等多殺人諸長
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有諸比丘
少知識欲鬪戰處取死人衣不敢往以是白
佛佛言聽軍人去後取有諸白衣軍人去後
收斂骨肉尸喪見諸死屍悉被剝脫不可復
識便譏訶言云何比丘剝我親里衣若有衣
者便應可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無人
見時取王殺人處取衣亦如有諸比丘取

死人衣不壞作比丘衣畜諸白衣見言此是
我親里衣便向啼泣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應速壞作比丘衣畜若鐵器應速用作大小
鉢戶鈎諸所須物有一家大富賊劫之不能
盡持去留藏糞掃中後還欲取晝日未敢進

遙伺望之有比丘拾糞掃衣到彼藏物處見
衣角出便取之賊遙語大德莫取我物遭劫
家聞識是賊縛送官中官即殺之賊被縛時
作是語若比丘不取我衣彼何由識我是爲
比丘殺我非是彼人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若舉時重不應取有諸比丘街巷中視地而
行諸白衣見或言覓錢或言覓糞掃衣有一
外道弟子以衣裹錢著道中比丘見拾取便
語衆人言諸比丘果是覓錢諸比丘以是白
佛佛言不應取街巷中裹物有一比丘爲衣
故至冢間見一新死女人頭前有函比丘謂
是空函便取持歸到所住處開視見有諸嚴
身具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取時應先開
視若不視取突吉羅有諸比丘與外道共道
行爲賊所殺比丘便取其衣不壞色作比丘

衣餘外道見之言此是我親里衣諸比丘必
殺而取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若已
取即應壞色作比丘衣有諸比丘少欲知足
不受他家施衣諸居士作是議我等何方令
彼比丘受我施衣正當裂破火燒處處著街
巷中伺其入聚落時語言汝看左右所有所
見取之即如議作彼比丘見作是念我等不
受家施衣必是諸居士爲我等作此以是白
佛佛言應作糞掃想取有一比丘命過諸比
丘仰著中庭不以衣覆其身體男根脹起諸

居士見譏訶言沙門釋子不修梵行乃使男
根如此之大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即
露應以衣覆犯者突吉羅有一肥大比丘命
過諸比丘舉著生草上脂出流漫殺諸生草
諸外道見譏訶言沙門釋子自云慈念而今

詠一

九

云何傷殺生命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若生物上應埋若火燒若著石上有一比丘
水所漂殺衣鉢掛著界內樹枝諸比丘見謂
入僧界內應屬僧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聽
作糞掃衣取諸比丘不知有幾種糞掃衣以

是白佛佛言糞掃衣有十種王受位時所棄
故衣冢間衣覆冢衣巷中衣新嫁女所棄故
衣女嫁時顯節澡衣產婦衣牛嚼衣鼠嚙衣
火燒衣時諸比丘著光色衣白衣譏訶以是
白佛佛言不應著光色衣犯者突吉羅有比
丘畜不滿五肘雨衣以是白佛佛言雨衣
衣不應減五肘犯者波逸提時諸居士於安
居內爲兒女剃頭故以衣施僧諸比丘受已
欲迴爲安居施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此名
隨事施現在僧應分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

先所受三衣不捨更受餘衣以先所受衣淨
施及施人後憶白佛佛言得名更受亦名淨
施施人但不捨得突吉羅時諸比丘有尼薩
耆衣未悔過而爲火所燒水所漂賊所奪失
壞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此即名捨但應
作波逸提悔過時諸比丘畜衣不以淨施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有一住處
衆僧得錦施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
言應受迴莊嚴塔若作塔用若僧用有一住
處僧欲分衣有少欲比丘不受分而須腰繩

禪帶袈裟水囊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與
既與復索以是白佛佛言分物時應先問汝
受分不若言受應等與若言須腰繩等應三
分與一若復索不應與有一比丘有拘攝四
方僧有僧伽梨欲賀之諸比丘不敢與以是

誄一

十

白佛佛言聽易若拘攝價多應倍與比丘若
僧伽梨價多比丘應倍與僧若貧無物可倍
與僧而必是少欲知足亦聽與之餘衣亦如
是時離婆多比丘苦脚冷從一婆羅門乞裹
脚欽婆羅衣既乞生疑世尊制戒不聽我等

從非親里乞衣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如
是因緣聽乞所應受持衣若護蹲衣護胫衣
護頭衣拭手面身體巾等時諸比丘於僧四
方僧及塔不同意人邊皆作同意取衣以是
白佛佛言不應爾於和尚阿闍黎同和尚阿
闍黎若弟子及諸同意人邊乃得作同意取
有諸比丘未命過處分物衣言我死後以此
衣物施某甲以此衣物作如是如是用以是
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與不成與用
不成用時阿難常出入蘆夷力士家後徃不

在作同意取貴價劫貝尋生疑悔作是念佛
未聽我等於白衣作同意取衣以是白佛佛
言亦聽於白衣作同意取時諸比丘離雨浴
衣不知浴時應著何衣以是白佛佛言有五
因緣得離雨浴衣不雨不疑雨不度水食病

誦一

十一

時作未成有因緣得留僧伽梨雨時疑雨度
水食病時作未成有一住處僧欲分衣有客
比丘來諸比丘得分少不欲分以是白佛佛
言乃至得一腰繩直應分若少不足分應白
二羯磨與一無衣比丘一比丘唱言大德僧

聽此僧得衣若非衣今併與某甲比丘白如
是大德僧聽此僧得衣若非衣乃至若不忍
說僧已與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
如是持

第三分第六皮革法

佛在舍衛城爾時摩訶迦旃延在阿濕波阿
雲頭國波樓多山中住彼國有長者名沙門
億耳信樂佛法常供給諸比丘見法得果受
三歸五戒恒入僧坊聽受法教時沙門億耳
屏處自念如佛所說在家染著不能廣修梵

行出家無著猶如虛空我今何不於無爲法
中剝除鬚髮出家學道念已晨旦到迦旃延
所頭面禮足具宣所念欲求出家受具足戒
迦旃延言在家染著誠如汝言但出家苦節
淨修梵行獨坐樹下常應一食汝本富樂此
事甚難憶耳聞已便歸其家如是至三見其
意至便與出家彼國無有十衆作沙彌經歷
六年迦旃延乃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十衆授
具足戒億耳受戒已念言我聞如來應供等
正覺而未奉見今當往詣問訊世尊念已到

迦旃延所頭面禮足白求詣佛迦旃延言甚
善吾隨汝喜宜知是時可以吾名問訊世尊
復以五法白佛一阿濕波阿雲頭國無有十
衆億耳作沙彌經歷六年不得受具足戒迦
旃延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僧然後得受願世

詳一

十二

尊聽此國不滿十衆得受具足戒又此國多
有沙石棘刺願聽此國比丘畜重底革屣又
此國皆以皮敷地作坐卧具願聽此比丘以
皮敷地又此國人日日洗浴願聽此國比丘
日日洗浴又有比丘寄衣與餘方比丘衣未

至有比丘語所與比丘比丘生疑恐犯長衣
願爲除其此疑於是億耳受教而去旣到佛
所稽首佛足宣和尚問訊佛語阿難汝爲此
客比丘敷卧具阿難念言佛欲與此比丘共
宿故令我爲敷卧具即於佛房而爲敷之佛
與億耳共一房宿初夜中夜默然無言至後
夜時佛作是念此族姓子威儀調伏當令說
法便語言汝可說法億耳受教即說十六義
品經說已默然而住佛言善哉彼國人語皆
如此不答言有勝我者又問汝何以久住彼

國不來見我答言我早知欲見過患有因緣
故不得早來爾時世尊因說偈言

見世之過患 身自依法行 賢者不樂惡

為惡不樂善

於是億耳作是念和尚勅我以五法白佛今

誦一

十三

正是時便以白佛佛過夜已集比丘僧告億
耳汝可更說迦旃延白五法億耳即更說之
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
比丘從今聽阿濕波阿雲頭國及一切邊地
少比丘處持律五人授具足戒亦聽有沙石

棘刺之處著重底革屣亦聽有皮革處作皮
敷卧具亦聽有須浴處日日洗浴若比丘寄
衣與餘處比丘比丘雖先聞知衣未入手不
犯長衣

爾時諸比丘作種種形種種色革屣以是白
佛佛言不聽作異形異色革屣犯者突吉羅
有諸比丘作馬皮象皮人皮革屣以是曰佛
佛言不聽作若用人皮偷蘭遮若馬象皮突
吉羅時跋難陀常出入一牧牛家著衣持鉢
往到其舍彼有斑色犢子跋難陀諦視生念

欲得此皮作敷具主人問言何故諦視此犢
答言此犢斑色可愛耐可作敷具彼即白言
大德常料理我家豈惜一犢而不相與即於
犢母前殺而與之跋難陀得已持還僧坊犢
母隨後悲鳴逐之諸比丘問此牛何故悲鳴
逐汝答言不知又問此牛逐汝不逐餘人云
何不知乃具以事答諸比丘種種訶責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
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
從今不聽畜一切皮諸比丘後須小片皮而

不敢用以是白佛佛言聽用小片皮作物有
諸比丘從外還徒跣上僧卧具汙泥不淨以
是白佛佛言聽著出入革屣有老病比丘於
恐怖處共伴道行遲不相及諸伴語大德速
行勿使被剥答言我等老病不能行伴言此

誄一

十四

有象馬驢騾駝車牛可騎乘諸比丘不敢
以是白佛佛言從今聽老病比丘騎但不得
乘騎雌畜生有諸白衣以皮與施僧諸比丘
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去皮以餘衣代
有諸白衣以皮與別施上座不敢受以是白

佛佛言亦聽私受去皮如上法諸上座老病
比丘欲乘輦入聚落不敢乘以是白佛佛言
聽不知使誰輦之以是白佛佛言使淨人輦
有諸比丘於恐怖處欲度水無船有牧牛人
驅牛度水語言可捉牛尾諸比丘不敢以是
白佛佛言聽捉時六群比丘捉牝牛尾度水
以手刺其瘡中以是白佛佛言不聽捉雌畜
生尾度水有諸比丘欲度水亦無畜生可捉
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縛草木作椳自
今聽諸比丘畜浮囊若羊皮若牛皮作僧及

四方僧皆應畜

佛在王舍城爾時瓶沙王摩竭菴伽二國有
四萬二千聚落彼諸豪傑無有不信佛法僧
者唯除瞻婆城中長者子名首樓那其人大
富有二十億錢時人號曰首樓那二十億是

詠一

十五

人生便受樂手脚柔輭足下生毛瓶沙王作
是念我界內有二十億未信佛法我當云何
令彼信樂我若自往當大驚怖若召之必生
疑畏正當通命瞻婆城中六十家諸豪傑觀
王子婚因此相見誨以道法念已即便呼之

時諸親族皆白王言二十億未曾履地足下
生毛如人頭髮不堪恭到願王特賜停此一
人王言可乘象馬車輦答言其身極軟亦不
堪之王言今王子婚必宜相見聽汝親族盡
自致方親族共議唯當鑿渠通船日行數里
乃可不勞恭王命耳便共以此致之到王舍
城親族白王二十億今始得至願聽如家法
王言家法云何答言以衣敷地行上輦之王
言可爾即勅爲敷又爲敷細軟衣爲座令坐
其上王問言汝足下實生毛不答言實爾大

王王言我欲見之答言願使可信人看王言
我欲自見答言願聽舒脚王言可爾即舒脚
示王果如所聞光曜王目不得熟視生希有
心念言我國乃生此大福德人顧視左右先
有三人居士并二十億為四問言汝各有幾
財得為居士第一人言我錢有十三億第二
人言我有十四億第三人言我有十四億又
有一無價摩尼珠二十億言我有二十億復
有五百摩尼珠一摩尼寶牀王問二十億汝
所從得此答言此實非父餘財亦不營得我

於高樓上眠覺便在我前王聞此語倍生希
有復作是念此人福德唯佛當知餘無能了
即便嚴駕出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
二十億有五百摩尼珠一摩尼寶牀從何而
來佛言此人先在忉利天有五百天女極相
愛樂後彼來生天女皆念我等天子今於何
生以天眼觀見生在此各持一摩尼珠及先
所卧寶牀化令稱其今身著前而去王聞佛
說禮畢退還集瞻婆城六十豪傑語言我今
令二十億為彼城中最大居士汝等宗之復

語二十億及六十人等我爲汝王以法治化
已與汝等作現世利益今佛世尊在耆闍崛
山各可往彼求從世利受勅皆往時長老婆
竭陀於山中盤石上經行諸居士到其所語
言大德爲我白佛瞻婆城二十億及六十居
士欲問訊世尊婆竭陀於盤石上居士前沒
踊出佛前具以白佛佛言汝可先去於盤石
上敷座吾得後往受教於佛前沒踊出盤石
衆居士前爲佛敷座佛以常威儀步行後至
諸居士念言此比丘有大神力出沒盤石猶

如入水咸共恭敬而慢世尊世尊既至就座
而坐諸佛常法先使發歡喜心然後說法佛
語娑竭陀汝起扇佛受教起扇須臾現種種
神變如優為迦葉還在佛前稽首禮足白佛
言佛是我大師我是佛弟子如是三返已復

誦一

十七

坐本位於是諸居士作是念弟子神力猶尚
如是沉於如來應供等正覺便迴心注仰佛
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乃至苦集盡道皆
於座上得法眼淨受三歸五戒二十意從座
起跣足至佛前稽首作禮佛便微笑娑竭陀

作是念佛何因緣笑念已從座起偏袒右肩
胡跪白佛今何因緣而發微笑佛語娑竭陀
此二十億九十一劫來始今足蹈於地又問
二十億何因緣九十一劫足不踏地佛言過
去世時有佛世尊出現於世名毗婆尸父王
治城長十二由旬廣七由旬多諸人衆安隱
豐樂彼佛與大比丘僧六萬八千人俱皆是
阿羅漢於彼止住其王日日請佛及僧於宮
中食時大衆中有一人名修毗賒共衆人往
詣王所白言王今作諸功德願聽我等亦得

像之王言今佛僧衆有六萬八千人恐汝等
不辦或更惱僧復白王言我自堪辦願必聽
許王言大善猶恐不辦勅作食如常彼若不
足當以足之於是諸人設供過於王食如是
多日王所作食竟不辦復設修毗賒次應龍
供使人掘路更以細軟土填香泥泥之兩邊
豎八十寶柱以雜色摩尼珠置於柱頭懸雜
色旛張雜色幔彌覆路上處處路上種種漿
於家數六萬八千座一比丘坐一座各以五
百金羹而供養之一一比丘施劫貝二張革

表一量復為四方僧作房地數卧具皆悉妙
好爾時修毗賒者今二十億是從是已後受
天上人中福等無有異若今不見我者足猶
不踏地時二十億胡跪白佛願聽出家受具
足戒佛言父母聽汝未答言未佛言父母不
聽不得出家答言我當還家啓言父母佛言
大善今正是時於是二十億禮佛足右遶還
瞻婆城白其母言我今欲出家學道母言止
止何緣出家我唯有汝死尚不欲相離如何
生離今我財物珍寶奴婢田宅無有限數可

恣意作福受五欲樂苦請至三然後聽許前
禮母足右遶三匝還詣佛所頭面禮足胡跪
白佛母已聽許願便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
言比丘來出家受具足戒廣修梵行我善說
法能盡苦原說是語時二十億鬚髮自墮僧
伽梨著身鉢盂在手出家不久於尸陀林精
進經行足傷血流烏隨啄吞二十億作是念
佛弟子中精進無勝我者而今未得盡諸苦
原我家幸多財寶亦可反俗快作功德佛知
其念從耆闍崛山來下見烏啄吞其血問阿

難何故有此血烏競啄之答言二十億於此
經行足傷血出世尊便往到其所問二十億
汝實作是念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復語言我
今問汝隨意答我汝在家時善彈琴不答言
善又問琴弦急時聲調好不答言不好又問

諫一

十九

琴弦緩時聲調好不答言不好又問云何得
好答曰不急不緩然後乃好佛言於我法中
亦復如是太緩太急何緣得道若精進處中
不久盡苦二十億聞佛說已即於經行處漏
盡無餘世尊以二十億足下傷破告諸比丘

今聽二十億著一重革屣二十億白佛言世
尊我捨二十億錢五百摩尼寶珠一摩尼寶
牀二十夫人無量姪女若著一重革屣人當
譏我捨如此財寶而猶貪受一重革屣世尊
若聽一切比丘著者我當著之佛便讚歎少
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
比丘著一重革屣有諸比丘著兩重革屣以
是白佛佛言不聽犯者突吉羅時六群比丘
著革屣在和尚阿闍黎前後經行有餘比丘
亦皆効之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和尚

阿闍黎前著革屣犯者突吉羅有因緣於和
尚阿闍黎前著革屣無犯若地有棘刺若地
有刺脚草若地有沙石若病時若闇時時諸
比丘著金銀象牙石屣諸居士見譏訶言此
諸比丘如王大臣常說少欲知足而今奢費

無度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
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
比丘從今不聽著如上屣犯者突吉羅

佛在毗舍離有一住處下濕著皮革屣臭爛
蟲生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諸比丘作婆

婆草迦尸草文柔草鳩尸草等屨諸比丘著
水從下出漬脚以是白佛佛言聽用生皮底
下有諸比丘畜著木屐木屨於僧坊內行作
聲亂諸比丘坐禪復有一比丘著木屐下利
夜踏殺蛇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

諫一

二十

諸比丘從今不聽著木屐木屨犯者突吉羅
聽於三處著非行來屐大便處小便處洗手
脚處有諸比丘著兜羅貯革屣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革屣鼻破
脚指以是白佛佛言聽以軟物貯鼻有諸比

丘脚跟劈裂以是白佛佛言聽以熊膏塗熊
皮裏時畢陵伽婆蹉常一心行不覺蹴脚指
破佛見之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著富羅
諸比丘作鞵大深諸居士譏訶言此比丘所
著富羅如我等鞵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深作
鞵聽至踝上有諸比丘作鞵如靴諸居士譏
訶如上以是白佛佛言應開前有諸比丘著
畫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犯者突吉羅
若得聽壞色著時離婆多在陀婆國人間遊
行遇寒雪脚凍壞還到祇洹頭面禮佛足却

坐一面佛問言脚何故不能行具以事答佛
問彼國人頗有所著不答言彼國人著富羅
著屣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
告諸比丘從今聽雪寒著之有諸比丘雪寒
中行脚凍壞以是白佛佛言聽用酥鹽熊膏

誦一

廿一

塗以熊皮作靴有諸比丘在道行不知用何
物盛糧以是白佛佛言聽用羊皮牛皮鹿皮
及市劫貝作囊有諸比丘以皮囊盛食汙泥
白佛佛言應淨浣諸比丘便浣皮囊爛壞蟲
生白佛佛言不應浣皮囊應及揩拭若淨勿

復畜有諸阿練若住處比丘畜皮敷具諸惡
獸聞氣來殺諸比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於阿練若處不應畜皮囊具應持與聚落住
處以藉幽梯道有比丘在佛後刺刺脚不能
行諸居士見語言大德佛去已遠何不駛行
答言刺刺我脚不能行諸居士言能著鞮不
比丘不敢著至佛所白佛佛言聽著有比丘
於冢間得革屣復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聽
取有諸比丘得種種形色種種皮革屣不敢
取以是白佛佛言除人馬象皮餘聽取壞本

形色若形色不可壞於僧坊內著不得出外
有諸比丘得新革屣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
聽受應令淨人著行七步然後著之有諸比
丘革屣富羅履破壞不知令誰補治以是白
佛佛言應借人補治若無人比丘能自補亦

聽聽畜大小錐大小刀縫皮縱有諸比丘爲
破見比丘補治革屣等物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爲如此人作應爲慚愧欲學戒者作諸比
丘不知用何物安皮作具以是白佛佛言聽
皮囊盛之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音釋

也財	骨切	借切	叵	普火切
也	也足	也假	不	可
腓	脛	嚙	也	也
腸	脚形	噬倪	也	也
也	脛定	也結	鏹	初
脛	也切	切	削	也
股部	腕	懺	也	諫
也	禮切	烏志	昌	切
切	貫	也	志	辜
履	冢	切	辜	攻
所	高	親	也	乎
屬	墳	近	初	切
切	也	也	觀	齋
舉	賀	切	齊	音
切	切	踝	倩	子
車	俱	瓦	正	子

諫一

廿二

也切	華	履也	也
鑽	靴	屨	棧
縱	有並	屨悉	房
與私	鞞許	也協	也滑
線箭	履還	切	切
同切	也切	跟	輒
	馬	足古	柔乳
	疾踈	踵痕	也充
	也士	也切	切
	切	劈	啄
	韋	破匹	鳥側
	足房	也歷	食角
	衣發	切	也切
	也切	韞	屐
	錐	切於	切竭
	惟朱	容	木戟

133X
7
10